

第一章 冷宮重生

已是深秋，皇宮內的景色卻依舊姹紫嫣紅，紅花綠葉，似乎還是春天，御花園裡的菊花正值花期，一朵朵爭妍鬥豔，好不熱鬧。

如此好景，如今卻是無人觀賞，皇宮內外，各處都噤若寒蟬。

幾日前先帝駕崩，宮中大慟，上下皆身穿縞素，以祭先靈。先帝入殮後，眾大臣便商議太子繼位事宜，本來商量得好好的，七皇子竟發動宮變，派兵圍了金鑾殿，搶了太子的皇位，還把太子軟禁在東宮。

東宮周邊圍了一圈身披戰甲的侍衛，個個神色肅穆，陽光下，腰間的刀閃著凜凜寒光。東宮內跪了一地的宮女太監，瑟瑟發抖。

趙嘉禾儘量縮著身子，跪在最後面。

今日便是繼位大典，七皇子宋硯成功登基為帝，年號景淳。

趙嘉禾不知道新帝會如何處置先太子，但是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，先太子的下場肯定不會太好，而她作為東宮裡面的內侍，自然也難逃一劫。

她覺得她很是可憐，好不容易買通了東宮總管，從淒淒慘慘的冷宮來到東宮，她以為會有一個好前程，沒想到還沒有賺回買路錢，就攤上了皇位之爭。

她暗暗後悔，為什麼當初不好好待在冷宮，雖然冷宮吃得不好，住得不好，但是至少不會像如今這樣，小命不保吧？

他們已經在這裡跪了一上午，趙嘉禾的腿隱隱發麻，有些支撐不住了。

正當她頭暈目眩之時，外面傳來一聲尖利的唱喝，「陛下駕到！」

趙嘉禾被這聲音一吼，頓時心裡一個激靈，清醒過來，跟著喊了三聲「萬歲」。

她跪在地上，頭壓得很低，只能看到眼前一片明黃色的衣角拂過，帶著龍涎香的味道，十分好聞。她不敢亂看，只能低著頭，死死盯住地上的一塊石頭。

「皇兄，臣弟來看你了。」

新帝的聲音很是清朗，如一陣春風拂面，讓人想到了雨後初晴的天色，清新宜人。先太子宋鉞身上還穿著素衣，金冠歪斜，頭髮散亂，眼中滿是血絲，憔悴不堪。他的手腳皆被鐵鍊拷住，坐在椅子上，目光含恨，睜眸盡裂，大吼道：「宋硯，你個亂臣賊子，你這是謀逆，父皇在天之靈不會安息的！」

宋硯看他被鐵鍊拷在椅子上仍拚命地掙扎，眼中暈開一抹笑。

「皇兄，你還記得嗎？八歲那年，我也是這樣被你綁在椅子上，動彈不得，你們把我扔在冷宮裡的一個小屋子裡，我被餓了三天三夜，如果不是有宮女路過，我可能會被餓死在那裡。」宋硯聲音輕柔，娓娓道來，彷彿說的不是自己。

宋鉞一愣，目光茫然，怒道：「宋硯，你不要血口噴人！」

宋硯看他一副記不起來的模樣，反倒笑了，「是啊，皇兄你貴人多忘事，那些欺侮我的事情，轉眼就被你拋在腦後。」

他動作優雅地坐下來，目光溫和，像是在和友人寒暄，「九歲那年，你們把我推入湖中，寒冬臘月，湖水冰冷刺骨，我回去後就大病一場，險些丟了性命。」

「十歲那年，我因為在父皇面前得了讚揚，你就聯合其他皇子，把我堵在御花園揍了一頓，我三天不曾下床。」

「十一歲那年，你們把我的弓箭折斷，害我在狩獵場上被父皇責罵。

「十二歲那年，你驚了我的馬，害我從馬上跌下來，養傷一個月——」

他聲音溫潤如玉，一樁樁一件件，細細數來，每說一件，宋鉞的臉色就蒼白一分。

當年他看不慣宋硯，明明是低賤的宮婢之子，卻處處搶他風頭。

明明他才是皇后之子，中宮嫡子，未來儲君，卻被他處處壓制。

國子監裡，宋硯過目不忘，出口成章，深得太傅喜歡；狩獵場上，他的箭法馬術在眾皇子中極為優異。

父皇多次誇讚宋硯，他看得出來，如果不是宋硯的生母身分卑賤，這一國儲君的位置，不會是他的！

所以他處處打壓他，聯合其他皇子孤立他，後來宋硯漸漸地收起鋒芒，變得平庸起來，他也就不再關注，沒想到宋硯居然是裝的！居然敢發動宮變，謀朝篡位！

「宋硯，就算你說的事情都是我做的，那又怎樣？你生母只是個卑賤的宮女，你血統低下，居然妄想九五至尊的位置，本宮才是太子！」

宋硯低低笑開，如金石相撞，低沉悅耳，他似是極為愉悅，語氣輕快，「是啊，你是太子，朕是皇帝！你是臣，朕是君！」說完，語氣忽然冷下來，帶著寒意，

「所以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！」

宋鉞看到他眼裡的殺意，驚恐道：「你不能殺我，本宮是太子！」

宋硯擺擺手，就有人端著一杯酒進來，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，金杯玉盞，流光溢彩。

宋鉞面色猙獰，劇烈地掙扎起來，可是他被縛住手腳，那杯酒盡數灌進他的嘴裡，不多時，他的掙扎就逐漸小下去了。

趙嘉禾聽到裡面的聲音沒有了，內心「咯噔」一跳，完了，這個皇帝當著他們的面毒殺了先太子，想必是沒有留他們性命的意思了，畢竟，死人才不會洩露祕密。

果然，宋硯出來後，冷冷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人，其中大部分的人都跟著宋鉞一起欺辱過他，寒聲道：「都給先太子陪葬了吧！」

趙嘉禾絕望地跪在地上，耳邊是宮女太監的驚叫聲，聽著刀劍刺入肉體的聲音，鼻尖是濃重的血腥氣，她抬起頭，終於看清了新帝的容貌。

俊美無儔，氣質冷沉，身穿皇帝冕服，頭上的冕旒在陽光下熠熠生輝。

她死死盯著他，想要記住這個要她性命的人！

胸前傳來劇痛，她意識模糊的時候，好像看到了新帝往這裡看了一眼，一雙眼黑沉沉，像是濃得化不開的夜色……

「起來起來！偷什麼懶！都給咱家起來幹活了！」耳邊是尖細的叫聲，趙嘉禾皺了皺眉，這誰啊？死了都不讓人安生！

她不耐煩地睜開了眼，「吵什麼？吵得鬼都不安生！」

眼前是一座破敗蕭瑟的宮殿，窗子年久失修，上面滿是破洞，呼呼的灌進風來，寒冬臘月的風颳在臉上，生生的疼，愣是讓她打了個激靈。

怎麼她死後來了個鬼地方？做人的時候就沒讓她好好享福，怎麼做鬼了還這麼寒酸啊！

那人見她皺著眉，一臉不高興，也惱道：「發什麼呆！你那東大殿打掃乾淨了？小心萬公公看到了，拿鞭子抽你！」

趙嘉禾疑惑，萬公公？冷宮裡的萬公公？

「萬公公也死了？」

那人看她口無遮攔，一巴掌拍了過來，聲音清脆，這一巴掌把她打懵了。

「你敢咒萬公公，膽子不小！咱家看你是魔怔了！」說完，也不再管她，甩袖離開。

趙嘉禾愣愣地坐在那裡，摸了一下臉，剛才那一巴掌很用力，現在半邊臉都是麻的，然後她看了看她的手，五指纖纖，光滑細膩……不對，她在東宮的時候，有一次被熱湯燙過手，手背處有一塊淺淺的疤痕。

她急忙跑到井邊打了一桶水，細細地打量水中的倒影——

一身灰藍色的窄袖長衫，巴掌大的臉，眼睛純稚如鹿，眉毛用石黛加粗了一些，掩蓋了眉眼間女兒家的秀美……這是……她十四歲的樣子！

她震驚地看了一下四周，分明是冷宮的模樣！

難道她死了沒有下地獄，反倒回到了還在冷宮的時候？

她幾乎喜極而泣，沒想到上天待她不薄，讓她有重來一次的機會！這輩子，她再也不要什麼前程了，小命更重要，她還是安安分分地待在冷宮，哪裡也不去！

趙嘉禾是女子，為何會成為宮中的太監，這還要從她家說起。

她在家中行四，上有三個姊姊，下有一個弟弟，十歲那年村裡旱災，家中口糧所剩無幾，彼時宮裡正在招太監，她的父母捨不得家中獨苗，又放不下那幾擔糧食，看了一眼眉清目秀的趙嘉禾，咬咬牙，把她扮成個男孩，賣給了管事。

所幸檢查不甚嚴格，畢竟也無人料到有這樣渾水摸魚的事情發生，她也就成功混進來了。

淨身的時候，她偷偷藏在馬車下，等其他人淨身後再偷偷溜回去，這樣，她成功地以一名太監的身分在宮中生存下來。

她剛進宮就被分配到了冷宮當值，如今是她成為太監的第四年，還在冷宮。

上輩子的她打算拚個前程，將自己攢了四年的小金庫給了東宮的管事公公，成功搭上了東宮，本以為前程一片美好，沒想到送上了自己的小命。

她想到臨死前新帝的那個眼神，陰鷲冷沉，很是嚇人，如今想來還是讓她汗毛倒豎，心有餘悸。她想了想，決定這輩子就待在冷宮了，雖然吃穿不好，至少性命無憂。

正當她出神之際，門口傳來一聲尖細的大吼，「小禾子！」

她愣了愣，意識到這是在叫她，上輩子她成功混進東宮後，宮裡哪個不是恭恭敬敬地喊一聲「趙公公」，現在這樣冷不防地一喊，竟有些陌生了。

轉念想到自己當下的處境，她急忙狗腿地跑出去，邊跑邊大聲應道：「奴才在！」門口站了一個面白無鬚的大太監，手裡一把拂塵，滿臉怒氣，是冷宮的總管太監

萬連英。雖然他只是冷宮的總管，但也身有品級，不是如今還是小蝦米的她能比得上。

她恭恭敬敬地彎腰，「公公叫奴才有何吩咐？」心裡有些忐忑，難道剛才的事情，那個人告狀去了？

「剛才上面給了一批賞賜，宮中人手不夠，你就去幫幫忙吧！正好七皇子的寢殿在這附近，你去送了吧！」萬公公拿拂塵指了指他身後的箱子，吩咐道。

趙嘉禾心下鬆了口氣，還好，沒有追究，然而那口氣還沒有順完，她震驚地瞪大眼，誰？七皇子？景淳帝！

萬公公也不理會她，宮裡一大堆事兒要他去做呢！甩甩袖子就走了。

趙嘉禾為難地看著眼前的東西，怎麼剛重生就要去未來的新帝那裡了？

她打量了一下箱籠裡的賞賜，上輩子她可是在東宮混過的，好東西見過不知凡幾，這點眼力還是有的，這一箱子東西明顯是他人挑剩下的，布匹的顏色黯淡無光，珠寶也是宮中常見的款式。她見過太子的賞賜，幾乎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。

算了，怕他做什麼？他現在還只是個備受欺凌的七皇子，不是那個手握生殺大權的景淳帝！她抿抿唇，在心底告訴自己，不要怕！

趙嘉禾扛著箱子，一炷香的功夫就到了目的地。

七皇子宋硯住在寧康宮，這兒以前是一位罪妃的住處，後來撥給了宋硯，他不受寵，太子對他的態度惡劣，內務府踩高捧低，也未曾派人來修整，如今寧康宮上下看上去有些陰森。

她看著眼前的朱漆大門，有些忐忑，一到這個地方，她又覺得胸前隱隱作痛，那個被刀插過的地方，彷彿空洞洞的冒著寒氣，死了一次，她更怕死了！

她撫上激烈跳動的心，深呼吸，沒事，不怕！

抖著手摸上了銅環。正打算敲的時候，冷不防身後傳來一道溫潤如玉的聲音，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「啊！」一聲驚叫劃破皇宮上空，驚起了幾隻鳥，趙嘉禾連人帶箱子一起摔倒，玉石碎裂的聲音清晰可聞。

她煞白著小臉坐在地上，抖抖索索地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片，又看了一眼眼前的人，絕望地閉了閉眼，心裡暗叫，糟糕，完了，死定了！

她想起宋硯能夠一件件說出那些欺辱他的事情，足以證明他是個小心眼又愛記仇的人，如今她把他的賞賜全給打碎了，這足以讓他把她千刀萬剮了吧？

之前宋硯發現他宮殿門口有個小太監扛著個大箱子，一直站在門口也不進去，隨便問了一句，沒想到把人嚇成這樣。

他看到他一臉驚恐的樣子，眼底劃過一抹冷光，如今竟是連寢宮也出不得了嗎？就得按照太子的心意，一輩子待在那陰森森的寧康宮？

趙嘉禾感受到眼前之人散發出來的寒意，她知道他可能誤會了，連忙跪在地上，誠惶誠恐，「奴才該死，奴才該死！竟把殿下的賞賜給打碎了，求殿下恕罪！」

宋硯一愣，這人不是太子的人？

「無事，起來吧！」

他收起身上的寒意，恢復了翩翩如玉的模樣，彷彿剛才目光冷冽的不是他。趙嘉禾咋舌，不愧是最後奪得皇位的人，光是這份對於情緒的收放自如，就已經讓人望塵莫及。

見小太監戰戰兢兢地起身，立在那裡一動不動，宋硯看她一眼，「可還有事？」趙嘉禾垂著頭，堅定道：「既然是奴才打碎了東西，奴才一定會賠的！」宋硯瞥了一眼地上的碎片，皆是很常見的樣式，嘴角扯了一抹嘲諷的笑意，怕不是太子他們又挑剩下的吧？每次父皇給了賞賜，太子他們總會把那些珍貴的東西挑走，剩下一些殘次品給他，次數多了，他也不稀罕這些賞賜了。倒是這個小太監有點意思，居然要賠給他？他細細打量起人，臉看上去只有巴掌大，盈盈一雙眼，眼睫微顫，似是一隻振翅欲飛的蝶，莫名有些勾人，五官精緻，顯得有些女氣。

他錯開眼神，想到太監畢竟不同正常男人，長得陰柔些也是常有的。趙嘉禾有些忐忑，停留在臉上的目光很是強烈，他不會在記她的臉吧？難道還怕她賴帳不成？

她不滿地撇撇嘴，他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！她趙嘉禾是這樣的人嗎？心底對這個小心眼的七皇子滿是鄙夷，但是臉上下不動聲色，往下壓了壓腦袋，避開了他的目光。

宋硯擺擺手，不在意道：「不用，既無事，便退下吧。」說完不再理會她，步伐舒緩地踏入大殿。

趙嘉禾終於抬起頭看了一眼，他一襲簡單素淡的青白色長袍，襯得他身姿如竹，一頭如墨的頭髮整齊地束在玉冠裡，除了腰間繫著一根白玉帶，全身上下沒有其他飾物，對比起鑲金戴玉的太子，很是寒碇。

趙嘉禾可不信他的話，臉都記住了，如果她不還，他肯定已經給她記上了一筆，說不定用什麼刑法都已經想好了，到了他的登基之日，又是她的死期。

她急急忙忙跑回冷宮，把她的小金庫從床底拖出來，裡面是她四年來所有的積蓄，有她的月錢，還有一些主子賞賜的東西，滿滿一匣子。

趙嘉禾心痛的看了一眼，咬牙鎖上，抱著它來到了寧康宮。

宋硯剛把今日在國子監學的知識看了一遍，就看到青鶴站在門口，欲言又止。青鶴是他的貼身宮女，自小就伺候他的飲食起居，是為數不多對他很是忠心的人，她知道他正在讀書，按理不會前來打擾。難道又是太子派人過來了？

他的眼神冷下去，「是不是太子又派人過來了？」

青鶴福身，恭敬道：「不是，殿外有位公公求見殿下，說是前來賠償您錢財的。」宋硯拿書的手一頓，想起了那個秀氣的小太監，明明說了不用她賠，怎麼還來了呢？索幸今日無事，便想看看這小太監到底想要幹什麼？

「讓他進來吧！」

趙嘉禾捧著小匣子跟在宮女身後，一路走得很是規矩，低垂著腦袋，不敢四處張

望。沒多久就到了一處亭子，宋硯正在裡面泡茶。

「殿下，人已帶到。」青鶴站在亭子外，朝著裡面的人躬身道。

趙嘉禾趕忙跪在地上，恭恭敬敬地行禮，「奴才見過七皇子，殿下萬福金安。」宋硯倒茶的動作一頓，瞥了一眼地上的人，這人不會是剛進宮吧？難道還沒得到太子的示意，對他這麼恭敬就不怕太子報復？

趙嘉禾把匣子往前面推了推，「奴才剛剛整理了一下，這是奴才四年來攢下的，如今盡數拿來給殿下。」

宋硯端起茶，抿了一口，皺了皺眉，茶的味道有些苦澀，是前些年的陳茶，味道不是很好。他把杯子放下來，剛打算說話，外面就傳來一陣喧譁。

青鶴急忙出門查看，沒多久白著臉回來了，「殿下，是四皇子。」

宋硯沉了臉，眼裡是顯而易見的怒氣，看到底下跪著的人後，壓了壓怒火，溫聲道：「你先走吧，這錢也帶回去吧，反正在我這裡也會被搶走……」

「嘿，七皇弟這話說得好生可憐！」

不遠處傳來一聲極為輕佻的聲音，趙嘉禾身體一僵，縮了縮身體，儘量讓自己的存在感更低，心下暗叫糟糕，這個祖宗怎麼會在這裡？

來人一襲紫色長袍，頭頂白玉冠，面容俊秀，眼若桃花，顯得有些陰柔，明明是寒冬，手上還拿著一把摺扇，自詡風流地搖著。

宋硯起身行了一禮，溫聲道：「四皇兄。」

宋鈺玩世不恭地擺了擺手，「幾日不見，七皇弟可還好？」

宋硯直起身，扯了一抹笑，「尚可。」

宋鈺看他神色淡淡，確實是心情不錯的樣子，就有些不高興了。他隨意掃了一眼桌子上的茶杯，杯沿的釉質都有些脫落，嘲諷道：「七皇弟倒是有雅興，陳茶舊杯也能飲茶，太子皇兄倒是小瞧了你。」

他拍了拍扇子，「為兄那兒還有一套茶器，要不要我贈與你？」

宋硯低眉，「君子不奪人所愛，皇兄自己留著就是。」

宋鈺看他這樣都不生氣，一副油鹽不進的樣子，也有些無趣了。最近宋硯好像學聰明了，無論誰說他都是一臉雲淡風輕的樣子，絲毫不在意，心機深沉了許多，以前可不是這樣的。

沉吟了一下，太子懷疑宋硯最近私底下有小動作，讓他前來試探一番，想到太子交代他的事，宋鈺勉強端起杯子，草草喝了一口，便生氣地摔了杯子。

「這什麼破茶葉！七皇弟，你這宮裡的人伺候得可不怎麼樣啊！」他把茶水吐出來，接連呸了好幾下，指著青鶴說：「妳這奴才伺候不周，居然讓皇子喝這種東西，定是妳把皇子的新茶私吞了，真是狗膽包天！來人，把她給本皇子抓起來，杖責五十！」

青鶴瞬間白了臉，跪在地上，不住地磕頭，「四殿下，奴婢冤枉啊！」太子經常帶著人來寧康宮鬧事，把寧康宮裡的好東西都拿走了，留給七皇子的都是些粗劣品，哪裡有好東西讓七皇子用啊！就算她們想要貪汙，也沒東西可拿啊！

宋硯看他在自己宮裡指手畫腳，一張口就是誣蔑，青鶴對他忠心耿耿，根本不會

幹這種事，更何況他這裡有沒有新茶，他們心裡不是最清楚的嗎？

他咬牙，指節捏得青白，太子如今是要處置他身邊的人嗎？

趙嘉禾只知道宋硯處境不會很好，沒想到這麼不好，隨便一個皇子都能跑來欺辱他。

今日這形勢，青鶴怕是難逃一劫，五十棍下去，命也差不多沒了……

宋鈺的生母只是個采女，因為生下皇子才升了位分，變成才人，宋鈺知道自己身分不夠、資質不行，對皇位也沒心思，吊兒郎當，一直依附著太子，就等著太子繼位後做一個閒散王爺，整天吃喝玩樂，和一眾紈褲子弟很是熟稔。

趙嘉禾為什麼知道他，是因為宋鈺這人不但貪玩還好色，一次醉酒把她當成宮女調戲了一番，她當時怕身分暴露，抓起身邊的一塊石頭砸了他的後腦杓，把他砸暈在御花園。

所幸那時宋鈺醉得不輕，事後也不記得她的模樣，醒來後一直在宮裡找一個手腕上有一顆紅痣的宮女。

趙嘉禾看了一眼手中的盒子，忽然想到一計，只是她不知道宋硯是否可以明白她的用意，如果他不明白的話，那她這招，肯定徹徹底底得罪未來的新帝；如果他明白的話，那她在這裡，可是賣了他一個天大的好。

趙嘉禾把手往袖子裡收了收，遮住了手腕上的紅痣，往前膝行幾步，高聲道：「四殿下，奴才在寧康宮找到一盒珠寶！」算了，賭一把！

青鶴白著臉，怒瞪著她，似是不可置信，「你、你！這個東西，明明是……」

「住嘴！退下！」宋硯還未等她說完就呵斥住她。

趙嘉禾背上爬滿了冷汗，看樣子，宋硯應該知道她的目的了，才會出言阻止青鶴。宋鈺來到寧康宮發難，必定要借機除去宋硯身邊這些忠心耿耿的奴才，她不知道宋硯現在的能耐究竟多大，但是按照時間來看，先帝駕崩還需要一年多，宋硯肯定不能暴露太多，他還需要隱忍，那麼結果就是——青鶴今日，必死無疑。

如今只有出現一件比處置奴才還要嚴重的事情，轉移宋鈺以及太子的注意力，才能保住青鶴的性命。

太子經常帶人來寧康宮鬧事，寧康宮那些珍貴的東西早已經被他們帶走，如今出現一盒珠寶，這讓太子怎麼想？按照他多疑的性子，必定會認為宋硯背地裡肯定不止這一盒珠寶，宋硯背著他在私藏財物！

宋鈺看了一眼匣子，疑惑道：「真是寧康宮的東西？」

趙嘉禾雙手高舉著匣子，恭聲道：「千真萬確！」

宋鈺的臉色瞬間凝重起來，雖然他整日花天酒地，但是生在皇家，心機多少有點，趙嘉禾能夠想到的他也想到了。

太子早就對宋硯有所懷疑，父皇和太傅都極為欣賞宋硯，他有治國之才，卻因為血統的原因一直被不如他的太子壓制，難免會憤憤不平。以前宋硯還會反抗，最近不知為何忽然變得隱忍起來，太子對此也生出些警惕之意。

「哈哈，你這婢女膽子也太小了，我就是嚇嚇她，你看她，小臉煞白的，怪是惹人憐！」宋鈺把扇子一收，點了點跪在地上的青鶴，對宋硯笑了笑，「七皇弟，

今日天色也不早了，皇兄就不叨擾你了。這小太監著實有趣，本皇子就把他帶走了。」

宋硯黑眸沉沉，裡面像是籠了一層紗，眼中的神色看不太真切，白色衣袖微動，淡淡道：「這小太監本就不是寧康宮的人，皇兄要帶走便帶走吧。」

宋鈺朝趙嘉禾招招手，「你就跟著本皇子走一趟吧。」

寒風凜冽，颳在臉上似有刀子在割，生生的疼，趙嘉禾的衣服早已被冷汗打濕，如今風一吹，刺骨的冷。她咬著牙，臉色有些青白，捧著匣子，低著頭跟在宋鈺身後。

一出寧康宮，宋鈺就披上了一襲狐裘，雪白的狐狸毛看著暖和極了，他搖著扇子，看著就是一個紈褲公子。

「待會兒本皇子帶你去東宮，你到時候見了太子把這事一五一十地說清楚，肯定有一大筆賞賜，指不定還能借機到東宮當值呢！」

趙嘉禾無語凝噎，她可不敢再去東宮那個虎狼之地了，上輩子死得太冤枉，這輩子她決定好好待在冷宮，哪也不去！

心裡想的是一回事，嘴上說的是另一回事，「奴才若能夠伺候太子，那真是祖墳上冒青煙兒的大喜事啊！」

宋鈺被她的話逗樂了，「嘿，你這小太監說話可真有意思！」他斜著眼睛瞥了她一眼，忽然停住腳步，疑惑道：「本皇子怎麼看你這麼面熟呢？是不是在哪兒見過你？」

趙嘉禾的心狠狠跳了一下，諂笑道：「奴才的臉能讓殿下覺得眼熟，那可真得感謝奴才的父母，把奴才生得這樣好，竟然入了殿下的眼！」

宋鈺看她笑得諂媚，也收起了疑惑，自己向來只對美人的臉眼熟，何時對一個太監有這樣的感覺，這小太監長得確實不錯，可惜了……

宋鈺忽然抖了抖，自己怎麼會覺得一個太監好看，莫不是最近沒去看美人？他決定，今天晚上就出宮去看美人！

第二章 被太子要求當細作

不一會兒，東宮就到了，紅磚綠瓦，朱漆大門，金色牌匾在陽光下閃著耀眼奪目的光芒，繞過亭臺樓閣，在一座富麗堂皇的大殿外停了下來，宋鈺提著扇子，徑直走進了太子寢宮，讓趙嘉禾在外面候著。

她環視了一下四周，一切都是熟悉的模樣，房檐下有一只鳥籠，裡面養著一隻鸚鵡，七彩的羽毛，紅色的鳥喙，會說幾句討喜的話，很得太子的喜愛。

院子中間有一棵茂盛的合歡樹，每到夏天，花期一到，整個東宮飄著的都是它的花絨。

東宮西門有一塊大石頭，太子妃養的貓經常會跑去那裡，蜷著身子曬太陽。

明明是才發生的事，可趙嘉禾卻覺得死了這一回，所發生的一切竟像是黃粱一夢。沒等她感慨很久，門「吱呀」一聲打開了，裡面走出個圓臉小宮女，對她道：「公公，太子殿下傳召！」

趙嘉禾立馬收拾好情緒，手規規矩矩的放好，眼睛盯著鼻尖，哪也不瞧。

殿內燒著地龍，暖烘烘的，甫一入內，身上的寒意一下子退了個一乾二淨，窗戶上裝著琉璃，映著外面的天色，照得大殿很是明亮。正前方有一張貴妃榻，上面斜斜躺著一個男子，身穿明黃色朝服，姿態慵懶，很是愜意。

宋鈺坐在一旁，收斂起了臉上的玩世不恭，神色很是恭敬。

宮女在殿中央的青銅雕花香爐處跪下，磕首道：「殿下，人帶來了。」

趙嘉禾立刻跪在地上，「奴才趙嘉禾見過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千歲千歲千千歲。」

太子倚在榻上，把玩著一塊玉佩，像是沒有聽到她的話一般，趙嘉禾跪在地上，動也不敢動。香爐裡點了千金難求的伽南香，縷縷青煙從縫隙裡裊裊升起，殿內滿是清香，讓人心曠神怡。

趙嘉禾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跪了多久，估摸著應該有兩炷香了，頭頂上才傳來聲音，「起來吧。」

聲音低沉，充滿威嚴，她卻無端想起他被毒殺時的聲音，聲嘶力竭，充滿絕望。她面不改色地站起身，膝蓋處隱隱作痛，奴才的命罷了，跪一整天也不是沒有過，她剛進宮的時候一點規矩都不懂，管事公公經常罰她跪在地上，往往一跪就是一整天。

太子看上去是一個很嚴肅的人，面容堅毅，一襲太子朝服襯得他威嚴不已。

「本宮聽阿鈺說，你在七皇子那裡找到一盒珠寶？」宋鈺眯著眼睛，漫不經心地問道。

「是。」

隨即宋鈺不再言語，趙嘉禾第一次發現，太子挺婆媽的，有事說事不好嗎？幹什麼在這裡玩沉默是金？她今日遭受的事情已經夠多了，如今就想回冷宮好好睡上一覺，靜靜心，養養神，但她依舊神色恭謹，靜立不語。

「倒是個好性子！在哪兒當值呢？」宋鈺坐起身，微眯眼睛，細細打量著下面的人，一身單薄的太監服，袖口洗得發白，但是整個人乾淨清爽，眼睛很是靈動，一看就知道是個機靈人。

「奴才在冷宮伺候。」

宋鈺一愣，這就好辦了，省得他去別的宮裡要人。「本宮現在給你個升官發財的機會，你替本宮做件事，事成之後，本宮賞你黃金百兩，還提拔你到東宮來當值。」

趙嘉禾心底「咯噔」一聲，忽覺不妙，賞賜如此厚重，想必讓她去做的事也是有難度的，怎麼救個人還把自己給搭進來了？

但她臉上還是裝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樣子，跪在地上，「殿下儘管吩咐，奴才定當赴湯蹈火，萬所不辭！」

宋鈺站起身，撫了撫袖口的金絲花紋，聽她這樣說，稍微柔了聲音，「不用你赴湯蹈火，只要你待在七皇子身邊，替本宮盯著他的一舉一動，若有什麼不妥的地方，來向本宮稟報就是了。」

趙嘉禾睜大眼睛，心裡想罵娘，太子這是嫌她死得不夠快呢，上趕著把她往刑臺推啊！監視未來新帝，抱歉，她不敢！

她臉上露出意動的表情，卻還是拒絕道：「殿下，奴才剛才還當著七皇子的面把他的小金庫交給了四皇子，如今七皇子恨不得千刀萬剮了奴才，奴才怎麼能待在七皇子身邊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呢？還請殿下收回成命！」

宋鉞沉吟片刻，緩聲道：「無事，等會兒本宮借賞賜的名義，把你和另外幾個宮女太監一起送進寧康宮，本宮的命令，他不敢不從。」

趙嘉禾只覺得自己要完了，如果真的以賞賜的名義過去寧康宮，宋硯定會以為她是太子的人，那她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了……

她還想拒絕，可是宋鉞好像看出了她的不情願，將手中的玉佩摔在地上，「啵啵」碎成幾瓣，碎裂聲無比清晰。

「剛才不是還說願意為本宮赴湯蹈火嗎？莫不是糊弄本宮？」

趙嘉禾急忙磕頭，「奴才願意，奴才這就去！」宋鉞這個時候還是太子，他還沒有被廢，殺她簡直易如反掌，現在只能先穩住太子這邊，到時候去到寧康宮再做打算。

趙嘉禾覺得自己重生回來，怎麼比上輩子更艱難呢？居然要成為一個細作，監督未來新帝的一舉一動？

她此刻的心情極為複雜，自己只想好好活下去，那些什麼錦繡前程也不奢望了，比起命來都是浮雲，偏偏自己的命不在自己手中，身不由己，任人宰割。

她候在殿外，不一會兒就有幾個宮女太監過來與她站成一排，趙嘉禾看了一眼，居然看到幾個熟人，皆是上輩子在東宮認識的，與她關係也不錯，只是此時他們並不認識，趙嘉禾也不好貿然上前搭話。

他們由大太監林德勝帶著去的寧康宮。

「林公公。」青鶴緩了一會兒，臉色已經好多了，只是當她看到後面的趙嘉禾時，臉色一下難看起來。

「青鶴姑娘，咱家奉太子之命，前來寧康宮送一些服侍的人過來，今日太子得知寧康宮這裡伺候不周，震怒異常，特意挑了一些手腳麻利、人又機靈的奴才過來。」林公公手裡拿著根拂塵，一張臉笑咪咪的。

青鶴本想拒絕，但是想到自家主子人微言輕，太子的賞賜他們不敢不接。「那奴婢就替我家主子謝太子殿下好意，勞殿下掛念了。」青鶴屈膝，朝著東宮的方向行了個禮。

「既然人已經送來了，那咱家就走了。」林公公用拂塵，笑道。

「公公慢走。」

之後青鶴寒著臉，把他們帶到了偏殿，「以後你們都住在這裡，七皇子的事情，暫時不用你們插手，你們負責打掃庭院即可。」

看了一眼趙嘉禾，她冷聲道：「你跟我過來，主子要見你。」

趙嘉禾詫異，宋硯怎麼知道她會來寧康宮？隨即想到他是成功奪得皇位的人，又覺得不是很奇怪，既然他能當上皇帝，心計謀略肯定比太子要高明，能夠料到這

種事，無可厚非。

這次見宋硯的地方從涼亭移到了他的寢宮，相較東宮，宋硯這裡實在冷清，房間裡空蕩蕩的，只有幾件日常的擺設，床、桌椅、櫃子，沒有地龍，沒有軟榻，沒有香薰。

宋硯正坐在那裡擺弄幾顆棋子，獨自一人對弈。

趙嘉禾跪在地上，恭恭敬敬地行了個禮。

宋硯也沒叫起，趙嘉禾覺得他和太子真的是兄弟，行事作風真的是一模一樣，動不動就讓人跪在地上。

房間裡靜悄悄的，只有宋硯手上的棋子與棋盤碰撞的聲音，趙嘉禾不知道宋硯到底想要幹什麼，只能保持安靜。

跪著跪著，她開始神遊天際，膝蓋有點疼，這地兒沒有東宮跪的舒服，東宮的房間裡面鋪了一層羊絨毛毯，還燒著地龍，熱呼呼的，宋硯這裡又冷又硬，真傷膝蓋……

「趙公公，你幫我可是有什麼想要的？」宋硯把棋盤推開，結束了一局，眯著眼睛打量腳邊的人。

趙嘉禾，「……」想要活命可以嗎？

宋硯看她一臉沉凝，補充道：「你要知道，我只是個不受寵的皇子，你幫我，對你來說可能是禍事，而且我這裡，金銀珠寶沒有，加官進爵沒有。趙嘉禾，你要從我這裡得到的，到底是什麼？」

趙嘉禾第一次聽到他說這麼多話，隱隱有些鋒芒，她微斂眼眸，小臉肅靜，「如果奴才所求，是七皇子保奴才一條命呢？」

宋硯一愣，看著她認真的眼神，失笑，「我可保不了你的命，我如今自身難保，你怕是求錯人了。」

「那如果有一天，殿下成為了那個手握生殺大權的人呢？」趙嘉禾輕聲道。

「住嘴！」他斥道，瞧了一眼窗外，低聲道：「你這話以後不必再說了！如今你被太子送入寧康宮，那便是寧康宮的人，一些不該有的心思，勸你收一收！」

趙嘉禾就知道，自己雖然救了青鶴一命，但是他對她的懷疑，該有的一點兒也不會少。

「主要是奴才剛才獻了一匣子珠寶，太子很是欣悅，像是發現了什麼不得了的事情，奴才猜測，太子必定懷疑您私下藏了銀錢，所以派人來監視殿下。」趙嘉禾半真半假地說道。

她快速地看了一眼宋硯的臉色，淡淡的，分辨不了內心真實的想法，也不知道這話他到底信了沒有。她可不能讓宋硯知道，她才是那個來監視他的人，不然以後宋硯登基為帝，知道她曾經與太子「狼狽為奸」，給她隨隨便便安個罪名，那她剛才又是獻財寶，又是拍馬屁的，不是白忙活了？

宋硯心念一動，他也知道，平日太子就極為忌憚他，時常打壓，怕是早就想往他這裡安插細作了。他敲了敲桌子，臉色沉凝，如果真的有細作的話，那他平日的行為必定要謹慎些，以防被太子發現破綻。

這種極有規律的聲音讓趙嘉禾很是忐忑，這種等待最是折磨人了，早死早超生嘛！

「你先退下吧，今日這件事還是要謝謝你，如若不然，青鶴怕是凶多吉少。」趙嘉禾沒想到宋硯居然會因為一個宮女向她致謝，有些詫異，轉念一想，他的生母就是身分低下的宮女，多少對宮女有些不同。

她俯身告退，剛退出房門沒幾步就撞上了一個人，抬頭一看，是青鶴。

青鶴的臉色十分複雜的樣子，想必剛才也聽到了她和宋硯的對話。

趙嘉禾這人，救了人也沒指望別人感恩戴德，都是奴才，不容易，她清楚那種性命掌握在別人手裡的無力感，所以能幫一把是一把……

「別以為你救了我，我就該對你感激涕零，我的命是主子的，就算這次因為主子丟了性命，那也是在所不惜，我告訴你，如果你來寧康宮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想法，我勸你趕緊走，不然我對你不客氣了！」青鶴寒著一張俏臉，語氣冷硬。

趙嘉禾，「……」看來是她自作多情了，人家小姑娘一心只有王子，早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。

「青鶴姊姊，妳想多了，我真的只是想要救妳而已，沒別的想法，當時情況緊急，只能出此下策，沒想到得了太子青眼，就把我提找到寧康宮來了。」趙嘉禾無奈解釋。宋硯對青鶴很是倚重，如果她要待在寧康宮，與青鶴的關係不能太差，萬萬不能得罪了她。

青鶴沉默，覺得自己可能真的冤枉了他，好歹他救了自己一命，緩和了語氣，「以後你在寧康宮如果有什麼需要的話，可以找我。」

趙嘉禾看她臉色好了很多，鬆了口氣，「那我如今可以走了嗎？我還要先去冷宮收拾一下東西。」

青鶴讓開身子，趙嘉禾趕忙離開。

她一路走一路想，自己這是怎麼回事呢？重生回來，怎麼又捲進去了呢？她還有命活嗎？要不收拾收拾，先躲一躲？

趙嘉禾立馬否定了這個想法，首先出宮的話，需要宮牌，她一個小太監，哪裡有這東西。其次，她出宮的話，等於是把太子的臉面放在地上踩，指不定太子一怒，滿京城的抓她，她肯定躲不了多久，被抓到後就真的死定了。

監視？這個監視到底要什麼程度呢？衣食住行，什麼事情都要彙報嗎？

想到宋硯剛才冷冽的樣子，胸口那裡悶悶的疼，啊呀，不會再被一刀弄死吧？

冷宮裡面住著幾位獲罪的妃子，她回去的時候，以前的麗妃秦麗雲正坐在樹下，仰著脖子不知道在看什麼。

冷宮有一棵槐樹，長得很是高大茂盛，如今寒冬，樹枝枯黃無葉，只留一樹枯枝在那，遠遠看去，加上天色陰沉沉的，樹下那個背影看著也有些寂寥。

秦麗雲當年很是得皇上恩寵，有那麼一段時間獨寵後宮，惹得多少妃嬪眼紅嫉妒，她得寵後脾氣就有些跋扈起來，卻不知道，當一個女人在後宮越是得寵，就越是需要低調行事。

花無百日紅，秦麗雲沒過多久就被其他妃嬪陷害，遭皇上貶了位分，扔到冷宮來

了。

盛寵之下被當年那些死對頭搓磨，落差太大，她難以接受，多少有些瘋癲之症，整日裡都在喃喃自語，人也不太認得了。

趙嘉禾倒是很喜歡這個女人，她清醒的時候，人挺好，脾氣耿直，說話直言直語。

「小禾？」秦麗雲轉頭看到了門口的趙嘉禾，朝她招招手。

趙嘉禾看她認得人，知道她這時是清醒的，她很是喜歡這個稱呼「小禾」，很是親切。

秦麗雲已不再年輕，鬢角有些霜白，眼神很是慈祥，「去哪玩了？弄得一身汗。」語氣裡有些責備，「女孩子不要太皮，到時候可沒有男人會娶妳。」

趙嘉禾瞧了一眼周圍，偌大的庭院只有她們兩個，她悄悄蹲在她面前，輕聲道：「麗妃娘娘，不是說了嗎？我是男孩子。」

「瞎說！別以為我糊塗了，我清醒著呢！男孩女孩我還是分得清！」秦麗雲嗔道：「怎麼才一日不見，感覺妳變了很多呢？」

打量的眼神在她身上來回移動，讓趙嘉禾如坐針氈，當然變了，死了一回的人了，重生回來，裡面的芯子都變了。

「你說皇上什麼時候來看本宮啊？」正當她忐忑地不知道說什麼的時候，秦麗雲眼神忽然迷離起來，不復清明。

趙嘉禾輕呼一口氣，又不正常了！她看她的手已經凍得通紅，顯然在外面待了很久。

「娘娘，今天晚上皇上就會翻您的牌子了，您先去屋裡坐著吧，外面冷。」對付秦麗雲，她已經很有經驗了。

果然，秦麗雲笑著拿手指點了點她的頭，「就你會哄本宮開心！」

趙嘉禾弓著腰，讓她的手搭在她手臂上，扶著她往殿內走。

秦麗雲的姿態很足，高高昂著頭，高貴又優雅，趙嘉禾忽然有些難過，想到她以後就不回來了，秦麗雲怎麼辦啊？這些年，若非自己時不時的照拂，不然她可能會餓死在冷宮。

「娘娘，奴才過幾日被調到寧康宮當值了，您要多保重啊！天冷了，多穿些衣服，井水不要喝，涼胃，飯雖然難吃，但也不能餓肚子……」

秦麗雲詫異道：「淑妃怎麼沒和我說過要把你調走？」

淑妃是以前住在寧康宮的那個罪妃，與秦麗雲有些交情，可惜兩人都在這皇宮裡輸得一塌糊塗，一瘋一死。

「淑妃娘娘可能是怕傷了您們之間的情分，一個奴才而已，不值得她來一趟吧。」

「哪裡不值當，小禾子可是本宮的得力幹將，你能力出眾，幫我把翠玉宮收拾得很是妥當，本宮還想著，過幾日就升你做大太監。」

秦麗雲彎了彎眉，眼角浮現出細紋，明明已經不再年輕，可是趙嘉禾覺得，這一刻的秦麗雲，是這世上最美的女子。

她也笑了，接話道：「奴才伺候得好，娘娘舒服了，那是奴才的福氣。」

「就你嘴甜！」

兩人聊著天進了房間，秦麗雲住在偏殿，那是為數不多幾個窗戶完好的房間，她的房間很簡潔，雖然神志不清，但是打理得極好。

趙嘉禾扶她坐到了椅子上，恭恭敬敬地磕了個頭，「奴才在此，拜別麗妃娘娘。」秦麗雲有些乏了，今日她坐在樹下很久，早就有些精神不濟。如今撐著頭坐在那裡，眼睛也有些睜不開了，擺擺手，「去吧！」

趙嘉禾看她一臉疲倦，鼻子酸酸的，轉身就走。

秦麗雲待她好，她也打心底把她當成了自己的長輩，十歲之前的記憶，在這麼些年裡，早已經開始淡忘了，只記得家中父母重男輕女，吃的穿的都緊著弟弟，她和幾個姊姊都一直是一套衣服，大姊穿完二姊穿，二姊穿完三姊穿，最後衣服洗得破舊發白，輪到她穿完，那件衣服已經不能再穿了。

她剛來冷宮的時候，秦麗雲也是這樣子，整日裡迷迷糊糊，當時她提著一個小行李怯怯地站在冷宮門口，是秦麗雲指著她，高貴冷豔地說了句——「就你了，來本宮身邊伺候吧！」

當時她懵懵懂懂，還沉浸在父母的無情拋棄裡，淚眼矇矓間，她跪在地上，仰頭看了一眼，那時候的秦麗雲，高昂著頭，像是一隻高貴的孔雀，讓她著實羨慕了許久。

她後來才知道，秦麗雲當時已經是廢妃，被皇上貶到了冷宮，冷宮不是她來時所見到的那些金碧輝煌、鑲金嵌玉的華美宮殿，只有一座座破落的大殿，淒清的庭院，漏風的窗戶。

而秦麗雲依舊沉浸在自己高高在上的幻想裡，她同情這個可憐的女人，時常接濟她，秦麗雲清醒的時候對她也很好。

趙嘉禾把自己房間裡的東西收拾好，全部的家當也只有幾件換洗的衣服，存了四年的小金庫已經被拿走了，她如今真的是一窮二白了。想到她四年來辛辛苦苦攢下的錢財，衣服都沒捨得買幾件，一瞬間飛了，心裡難免不好受。

唉，算了，小命更重要，她得祝金錢如糞土。

安慰了自己一下，趙嘉禾覺得沒有那麼難過了，折騰了一天，這麼多事情攪和在一起，讓她很是疲憊，她抬手摸了摸肚子，很是饑餓。好像自從她醒過來，就沒有吃過一口飯，喝過一滴水，如今平靜下來，身體上的疲乏也就全都湧上來了。她提著行李，慢悠悠的走在御花園裡，忽然聽到假山處有窸窣窸窣的聲音，她立馬打起精神，躲了起來。以她多年的經驗來看，這裡等會兒必定有大事要發生，如果不好好藏起來，最後一定會被殺人滅口。

「殿下，這是在御花園呢。」一聲嬌滴滴的聲音響起。

趙嘉禾狐疑，不對啊？怎麼還有女人的聲音？

「小美人，花前月下，美人美景，不是正好嗎？」隨即是一道浪蕩輕佻的聲音。宋鈺？

「殿下真是討厭！把奴家約到御花園裡來，到時候被人看到了怎麼辦呀？」女人倚靠在宋鈺的懷裡，柔若無骨，眼神含嬌帶媚，很是勾人。

宋鈺掐了一把她的臉蛋，笑道：「沒事，皇宮裡有宵禁，這個點不能隨意出入御

花園，沒有人會過來的。」

本來打算聽一場驚天大陰謀的趙嘉禾很是無語，怎麼變成了一場鴛鴦嬉戲了？她發現，宋鈺真的極為喜歡御花園啊！上次被她砸暈在這裡，還沒有點心理陰影嗎？

寒冬臘月，深夜裡的御花園寒意入骨，她身上穿得少，縮在小角落裡不敢發出聲響，四肢都有些僵硬了，她不想再聽下去，打算悄悄離開，沒想到剛走兩步，腳下傳來一聲「擘擦」，趙嘉禾僵住身體，怎麼和戲本子裡的那麼像，每次想要悄無聲息地離開，腳下總會踩到樹枝……

「什麼人？」宋鈺急忙整理好衣冠，驚叫道。

趙嘉禾拎著小包袱，怯怯地走出來，諂笑道：「殿下，是奴才小禾子啊！」

宋鈺把那個女子藏在身後，玉冠歪斜，衣衫不整，神色很是驚慌，他身後的女子衣衫已經半褪，露出如玉般的肩膀，在月光下散發著瑩潤的光澤。

嘖嘖嘖，宋鈺看著吊兒郎當，紈褲一個，沒想到這審美倒是極好啊！

宋鈺就著月光打量了一下她，個子小小的，眼睛靈動，哦，今日那個漂亮的小太監！

「你怎麼會在這裡！」被打斷了好事，他的語氣也不是很好，「本皇子記得，如今正是宵禁的時候，御花園這裡可不是你能隨便逛的吧？」

趙嘉禾不在意他話裡的不滿，看了一眼他身後的女子，露出為難的表情。

宋鈺看她這樣子，知道事情不是旁人可以聽的，他明白事情輕重，轉身輕聲哄道：

「美人，要不妳先回去？」

女子扭扭捏捏不願走，「殿下……」

宋鈺從腰間解下一塊玉佩遞給她，「明日再約，妳就先回去，嗯？」

趙嘉禾看著他隨手一遞，就是一塊品質極佳的羊脂玉，暗暗咋舌，真是大方啊！

繼而很是不滿，那他今天還把她那盒子錢給拿走？她那點東西都不夠買剛才玉佩上的那個穗子。

女子得到一塊玉佩，也就不再矯情的不走了，她知道再不走的話，指不定還要惹怒了這位爺，於是含羞帶怯地看了一眼，腰肢款款地走了。

趙嘉禾看著他倆油膩膩地分別，剛才那女子低著頭，沒有看清楚臉，只看到一個曼妙的背影……咦，這背影看著有些眼熟啊？不等她再看幾眼，那個女子就消失在了御花園。

「小禾子，你為什麼會在這裡？可是太子皇兄有事？」宋鈺疑惑地看了一眼她，瞧著不像啊，手裡提著個包，怎麼看都像是路過這裡。

「回殿下的話，確實是太子殿下讓奴才出來的，奴才本來打算去稟報七皇子的相關事宜，可是沒有東宮令牌，不得入內。」趙嘉禾睜著眼睛瞎說，這個說法本來就無事，宋鈺也知道她是太子安插在七皇子身邊的細作。

「這樣啊，那我明天與皇兄說一聲，讓他給你一個信物，讓你可以自由出入東宮。」

宋鈺一邊整理袖子，漫不經心地說道：「你那手裡提的什麼？」

趙嘉禾沒想到宋鈺還有耐心問她的事，訕訕道：「奴才的一些衣服，以前不是在

冷宮當值嗎？今日調到了寧康宮，也就把以前的衣服收拾收拾，帶到寧康宮去。」宋鈺整理好了儀容，從背後掏出一把摺扇，「刷」的一聲展開，搖起來。

趙嘉禾看了一眼，只覺得這人怕不是不怕冷哦！寒冬臘月，大晚上的，湖水都要結冰了，他還拿著一把扇子搖來搖去。

宋鈺看了一眼天色，夜空靜謐，剛才那一輪彎月也躲到了厚重的雲層裡，「天兒也不早了，你早點回去吧。」說完也不理會她，徑直往假山另一頭走去，曲徑通幽，不一會兒就消失不見。

看來他對這御花園很是熟悉啊！糊弄過了宋鈺，趙嘉禾也鬆了一口氣，確實，此處有宵禁，不宜久留，免得被巡夜的侍衛發現，到時候被抓到慎刑司去挨一頓板子。

她腳步匆匆，選了一條比較隱祕的路，回到了寧康宮。

第三章 避人耳目的勤奮

是夜，夜華如水，靜謐無聲，寧康宮白天就極為冷清，到了晚上更是寂靜。趙嘉禾輕手輕腳地推開門，門年久失修，早已經沉重不堪，「吱呀」一聲，宮門被推開的聲音在夜裡顯得極為刺耳，她從門縫鑽進去，發現宋硯的寢宮仍然有一盞燭燈，窗上映著他的身影。

燭火幢幢，一個人捧書夜讀，萬籟俱靜，趙嘉禾曾在東宮待過，知道太子的作息，卯時起，亥時睡，公務繁忙的時候也是如此，宋硯卻在夜深人靜之時還在看書。

「是小禾子嗎？」黑影動了動，忽然在窗紙上躍動起來，忽遠忽近，寢宮的門也被人從裡面拉開，宋硯披著一件厚重的棉衣，目光沉靜，站在門口。

「是奴才。」趙嘉禾朝宋硯笑了笑。

宋硯手裡提了個燈籠，寒風一吹，燈籠搖搖晃晃的，趙嘉禾急忙跑過去接燈籠，「殿下，讓奴才來吧。」

宋硯也沒有勉強，讓她提著，深夜寒氣重，他把身上的衣服攏了攏，擋住了些許寒風。

「料到你可能會晚些回來，我讓青鶴給你留了些飯，廚房你可能不知道在哪裡，青鶴他們已經睡下了，我帶你去吧。」

趙嘉禾沒想到宋硯居然這麼溫柔細緻，恍惚間，腦海裡那個殺伐沉重的帝王漸漸模糊，莫名覺得有些想哭，從來沒有人深夜給她留過飯，她小的時候經常吃不上飯，家裡糧食有限，父母要勞作，吃得多一些，弟弟是家裡的香火，父母也多給一些，只有她和三個姊姊吃得最少。

後來到了宮裡，吃飯都要靠搶，如果沒有搶到，那就只能餓肚子，她剛來皇宮的時候就多次沒有搶到飯，夜裡經常被餓醒，只能喝水壓壓那股空蕩蕩的感覺。宋硯發覺身後的人步伐慢下來，轉身一瞧，竟眼眶紅紅的，活脫脫一隻紅眼兔。

「好端端的，怎麼哭了？」他溫聲詢問，更是讓趙嘉禾覺得鼻子酸。

「就是沒想到，殿下皇子之尊，竟然還惦記奴才有沒有吃晚膳……」趙嘉禾一抹眼睛，果然手背上有些濕潤。

宋硯沒想到這小太監竟然因為這點兒事感動，心裡笑她小題大做，但是也沒有明

晃晃地嘲笑她，「一些小事罷了，我深夜裡讀書到很晚，順便提醒你，也值得你哭嗎？」

趙嘉禾重重地點了點頭，語氣有些哽咽，「值得！這是第一次有人給奴才留飯菜。」宋硯腳步微頓，側頭瞧了一眼小太監，燭光微黃，襯得皮膚瑩潤如玉，一雙杏眼清澈透亮，鼻尖小巧，透著微微的紅，不但長得女氣，心思也極為敏感纖細。他錯開目光，不再說話，她好歹還有他這個主子留飯，他長這麼大，也是無人給他留過飯，但是他那些心思也不足為外人道，這麼多年，他早已經習慣了。廚房裡有灶，有火燒著，屋內比屋外暖和，一踏進去，身上的寒意稍稍褪了些，宋硯領她到一個鍋前，指了指那口鍋，「青鶴用水幫你把飯菜熱著，省得冬日還要吃殘羹冷炙。」

趙嘉禾沒想到居然是青鶴幫她溫菜，傍晚那會兒青鶴還凶巴巴讓她離開的樣子，到底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覺得青鶴的性格倒是很不錯，忠誠耿直。

她把飯菜端出來，放到廚房的桌子上，因為有熱水燙著，飯菜還冒著熱氣，簡簡單單的家常菜，一個酸辣白菜、一個冬瓜湯，都是拿小碗盛著的。

她先把湯喝了，正好熱乎暖胃，一碗下去，身體裡那些寒氣也驅散得差不多了。宋硯看她吃得香甜，也不再管她，挑了個凳子坐在她對面，就著那燈籠裡的燭光，從袖子裡掏出一本書，細細讀起來。

趙嘉禾看他居然隨身帶著書，很是佩服，怪不得最後是他當皇帝，這勤奮比太子好上許多。燭光隔著燈籠紙，遠沒有那麼明亮，她勸道：「殿下，這燈不亮，您別壞了眼睛。如果您要看書，可以明日再看啊！」

宋硯翻了一頁書，沒有理會她的勸誡，淡淡道：「如果不在深夜讀書，你覺得白天我可有時間？更何況太子看我勤勉，可會放過我？」

趙嘉禾才想起來，宋硯白日經常會被其他皇子「拜訪」，坐在書房裡的時間經常不得長久，而且他如果太過好學，太子免不了在心裡猜測他的言行，是否有不臣之心。

沒有來寧康宮之前，她只是一個冷宮裡的小太監，就算前世混到了東宮，但是她對於宋硯的印象一直停留在死前那一眼，沒想到羽翼未豐的宋硯，處境如此艱難。她忽然有些理解當初宋硯非要毒殺太子的行為了，如果是她被這樣對待，她可能會做的更過分，一杯毒酒實在是便宜對方了，說到底，宋硯到底還是顧念了他們之間的血緣親情。

她幾下吃完飯，把桌子碗筷收拾了一下，「殿下，奴才收拾好了。」

宋硯把書捲起來塞進袖子裡，施施然站起身，溫聲道：「那便走吧。」

趙嘉禾把燈籠提上，這次她走在前面，身後不緊不慢地跟著一道腳步聲。

宋硯好像一直都是這樣子，溫和有禮，其實他只是偽裝的很好罷了，就像前世他不需要再掩飾自己時，渾身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劍，寒光凜凜，甚為懾人。

寧康宮栽種了很多竹子，這個時節，竹子仍是翠綠茂盛，寒風吹過，竹影婆娑，趙嘉禾借著燭光，看到了竹子下面一叢叢的小凸起，這個時候好像冬筍也要長出來了。

見她多看了兩眼竹林，宋硯疑惑，「你在看什麼？」

趙嘉禾沒想到自己的小動作被他看去，也不掩飾，大方道：「奴才在想，冬筍味道鮮美，這個時節正好可以做幾盤辣冬筍，出出汗，去去寒。」

她忽然看到宋硯的眼神變得複雜，意識到好像暴露自己能吃的一面，訕訕地住了嘴。

「寧康宮的竹子種著是為了給貴人們觀賞的，怎的到了你這裡倒變成一道美食了。」宋硯好笑地敲了一下她的頭，「看不出來，還挺貪吃的。」

趙嘉禾沒有再說話，他怎麼會理解，窮人餓急了的時候什麼都吃，竹子可以用來做竹蓆賺錢，也可以用來做成食物，唯獨不是用來風花雪月、吟詩作對。

因著時辰也晚了，趙嘉禾將宋硯送回寢宮後就回了自己的房間。

寧康宮服侍的宮女太監很少，可以獨佔一間房，房間雖然不大，但是讓趙嘉禾很安心，她的身分是太監，不宜與太多人住一起，都說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，身分定是極易暴露，如今她一人一間房，也免了身分被洩露的可能。

房間裡沒有炭，好在剛才吃了一頓熟食，也不是很冷，裹緊被子就不覺得冷了。趙嘉禾縮成一團，在黑暗裡睜著眼睛，今日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了，紛至沓來，讓她措手不及。

按照她的本意，重生而來，就該離這皇權漩渦遠遠的，可就是那麼玄妙，她以另一種身分闖入了這場鬥爭，如今已經身在其中，容不得她中途退出。

她仔細回憶了一下今日所見到的人，用謙恭溫良掩飾自己的七皇子宋硯，生性多疑的太子宋鉞，遊戲人間的四皇子宋鈺……一個個都不是她眼睛所看到的那麼簡單。

她將被子一把扯過蓋住了頭，與她無關，只要好好待在寧康宮，糊弄一下太子就行了，睡覺睡覺！

天色微亮，皇宮籠罩在一層朦朧的霧氣中，上朝的時間到了，前朝已經有星星點點的光亮起。趙嘉禾昨夜睡得不是很安穩，夢裡反反覆覆重現著東宮的那場殺戮，血色浸滿了整個地面，她半夢半醒間，隱約聽到外面有動靜，警惕的醒來，發現窗外天色剛剛露出點光，看這樣子，估摸還是寅時。

既然醒了，她也沒有睡意，掙扎著從被窩裡出來，涼意讓她哆嗦了一下，加緊了穿衣的速度。打開門才發現今日竟然起了霧，整個庭院都籠罩在霧氣中，裊裊似仙氣。

趙嘉禾拿著盆跑到廚房，打算打些熱水來洗漱，卻發現廚房早已經有人在裡面忙活——一身洗得發白的宮女服，腦袋上束了一個簡單的髮髻，戴了幾朵絨草。

「青鶴姊姊？」

青鶴挽著袖子，露出一截白生生的胳膊，正在那裡淘米，五指已經凍得通紅，趙嘉禾看著都覺得冷。

「趙公公。」青鶴瞧見門口站著個人，抬頭一瞧，發現是趙嘉禾，神色淡淡地打

了聲招呼。

趙嘉禾也不太想熱臉貼人家的冷屁股，訕訕地端著盆進去舀水，宮中的廚房裡，晚上都會在灶上燒一鍋水，以備貴人不時之需。

她沒想到這裡的膳食都是青鶴做的，隨即想起寧康宮的奴才不夠，青鶴作為寧康宮的管事姑姑，倒是十八般武藝都要精通，又意識到自己昨晚的飯菜也是青鶴做的，如今人家一雙小手凍在水裡，自己卻等著吃，倒顯得好吃懶做，而且自己的身分也要憐香惜玉一些。

「青鶴姊姊，要不今日的小菜就我來炒吧，妳歇歇。」趙嘉禾挽起袖子，跑到了灶膛處，往裡面添了點柴火，讓火燒得旺一些。

青鶴沒想到趙嘉禾居然主動幫忙，而且看樣子很是熟練，猶豫了一下，應道：「行吧。」她將淘好的米放入鍋中，加水煮沸。

寧康宮的分例有限，宋硯不如其他皇子有母妃的支持，他的日子其實有些「清貧」了，雖然這也是對比其他皇子。

早膳就是簡單的粥，再炒兩個小菜，趙嘉禾小時候在家中也下過廚，廚藝算不錯，而且宮中的香料比家中還要種類繁多，剛開始炒菜因為許久未進過廚房還有些生疏，一碗醋溜蘿蔔丁出鍋後，手感一下子就找回來了。

青鶴看她炒菜居然有模有樣，瞧了一眼碗中的蘿蔔，切得很是勻稱，大小合適，與辣椒混合在一起，白的紅的，顏色鮮亮，看著很是美味。

趙嘉禾剛才在找食材的時候，發現廚房裡的食材很單一，竟然沒有肉食，她沉默地挑了一些蔬菜，算是看明白了，太子這是不把他當皇子對待啊！肉都不讓吃。沒過多久，所有的東西都已經好了，鍋裡的粥也熬得濃稠，青鶴盛了一碗粥，把小菜拿碟子裝好，往前殿走去。

趙嘉禾猜測應該是送去給宋硯吃，做一頓飯的功夫，天色已經大亮，只是空中仍霧濛濛的，顯得很是壓抑，她往手上哈了一口氣，暖和了一下手心，看這樣子過不了多久，京城應該會有一場大雪，她在廚房裡找了個位置，靠近灶膛，暖烘烘地喝了一碗粥。

另一邊，青鶴請安之後使著手佈菜，宋硯把手裡的書放下，淨手後拿起勺子喝了一口粥，他從小接受皇族教育，用膳的動作優雅閒適，不急不緩，讓人賞心悅目。今日的小菜味道很是不錯，蘿蔔清脆爽口，很是開胃，土豆軟糯適中，口感極佳，宋硯舒展了眉頭，讚道：「今日的小菜做得很不錯！」

青鶴候在一旁，聞言笑道：「今日的小菜可不是奴婢做的，是趙公公下廚炒的菜。」宋硯咀嚼的動作微頓，沒想到他不但很會吃，還會做，想到他一個小太監，廚藝竟然也不錯。

他難得心情好，早膳就多用了一碗，這讓青鶴很是驚訝。七皇子一直很是自律，對於衣食住行都嚴格要求，壓制住自己的慾望，倒是第一次瞧見他吃兩碗的情況，難道這菜真那麼好吃？

宋硯漱口後溫聲道：「妳也快去用膳吧，省得冷了。」

青鶴將桌子上的碗筷收拾好，躬身告退。

回到廚房的時候，發現趙嘉禾還坐在那裡，雙手放在火堆上取暖。因著早膳她幫了忙，青鶴也不好意思再冷著一張臉，況且看這樣子，趙嘉禾倒是沒有異心，伺候主子也是盡心盡力，大早上的來廚房給主子做飯。

「趙公公，你吃了嗎？」青鶴將碗碟放入水中，打算歇一會兒再洗。

趙嘉禾沒想到青鶴居然主動找她說話，頗有些受寵若驚，笑道：「吃了，青鶴姊姊也趕快來吃吧，不然冷了口感不好。」

青鶴見她笑得毫無芥蒂，也放下心來，想到自己三番兩次的冷臉，人家還笑臉相對，自己倒顯得小肚雞腸起來，紅著臉開始喝粥。小菜果然味道極好，怪不得主子都盛了兩碗。

趙嘉禾烤了一會兒火，身上暖和了，也就該幹正事了。她剛才尋思著自己如果想要糊弄太子，必定要夾雜著些許真的資訊，否則以太子的性情，難免不會懷疑她，所以她必須要接近宋硯，最好是貼身伺候。

宋硯的書房在竹林後，清晨無風，竹林也一片靜謐，青翠如玉的竹葉上有一層淡淡的白霜，趙嘉禾穿過林間小道，瞧見昨晚還是小土包的地方已經有筍尖冒出來了，真是可惜，再不挖的話都要長成竹子了。

趙嘉禾一路上都在琢磨著冬筍的味道，這筍在這裡，無人欣賞，浪費了不是？寧康宮食材少，這不就是現成的？

冬日寒冷，書房的窗也一直緊閉著，趙嘉禾進去的時候，房中的味道很是沉悶，宋硯正坐在窗戶下，捧著一卷書看得很是認真，連她進門了也未曾察覺。

他房中有一尊簡陋的沙漏，做工很是粗糙，簡單的琉璃瓶子正緩緩流著細沙，趙嘉禾遠遠瞧了一眼，時辰也能瞧清楚，卯時三刻，桌子上有剛滅的蠟燭，裊裊冒著黑煙。

這麼早就開始讀書了嗎？果真是起得比雞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完完全全是避著太子。趙嘉禾俯身請安，「殿下。」

宋硯從書中移開目光，看向了趙嘉禾。晨光微曦，他斜斜倚靠在窗櫺上，仍舊是一襲素色衣衫，寬大的衣袖散落在腿上，臉被分成明滅的兩部分，不辨喜怒。

宋硯直起身，不解她的來意，「何事？」

趙嘉禾斟酌片刻，請求道：「奴才想要貼身伺候殿下，還望殿下應允。」頭頂上是他打量的目光，趙嘉禾頂著沉沉的壓力一動不動，她自己明白，她的動機可疑，剛從東宮回來就急忙往他身邊跑，怕是宋硯已經起了疑心。

「研墨可會？」

壓力如潮水般瞬間退去，趙嘉禾心下一鬆，看樣子，他這是同意了？

她喜出望外，脆聲答道：「奴才會！」激動地起身，拍拍灰就往書桌走去。

桌子上擺著幾枝狼毫，筆尖都蘸著濃墨，有些破舊了。一方小小的硯在桌子的一角，上面刻有金色的龍紋，華貴至極，瞧著像是御賜之物，與他這寒酸的書房格格不入。

宋硯看她一直盯著那方硯，解釋道：「這是我當年初入國子監時，父皇贈與我的端硯，很是名貴，倒也應了我的名字。」

趙嘉禾發現宋硯的神色霎時變得有些懷念，看得出來，宋硯對於皇上還是有著感情的，畢竟他天資聰穎，即使母親的血統低賤，皇上對這個孩子多少也是喜歡的，不然怎麼會送他一方硯臺呢？

宋硯提筆蘸了些墨汁，開始在宣紙上低頭寫字，趙嘉禾拿著墨條有些為難，她自打進宮以來，幹的都是些粗活，侍墨這等雅致活兒可是一點也沒沾過，剛才只不過是搪塞之詞，省得宋硯覺得她毫無用處，攆她走罷了。

算了，沒吃過豬肉，總見過豬跑，她曾經遠遠瞧見過太子書房中的奉筆太監磨墨，不就是手比劃幾圈，把墨汁磨得濃稠些嘛！

宋硯隨即發現，趙嘉禾哪裡會研墨，力道不均，硯臺周圍已經濺了一圈密密的墨點。他無奈扶額，放下手中的筆，起身繞到她身後，握住她的手，「你不要這樣使力，這樣容易將墨汁弄到硯臺外面。」

耳邊是他低沉的嗓音，醇厚如老酒，明明是寒冬，可她卻覺得一瞬間臉燥熱的慌。雖說她現在表面還是個「男人」，但內心是個女子，倒是第一次與異性如此接觸。手背上是他寬厚的手掌，掌心微燙，手臂微微用力，帶著她研磨墨汁，鼻尖是書墨特有的香氣，幽幽冷香，像是雪中傲然的梅花。

「可是會了？」宋硯低頭問道，發現她已滿臉通紅，僵直著身子，縮在那裡不說話。

「感染風寒了嗎？臉色潮紅……」他稍稍退開些許位置，疑惑道。

趙嘉禾急忙跑開，擺擺手，「無、無事，只是忽然覺得空氣沉悶，需要透透氣……」她打開軒窗，用一根木棍支著，窗戶變成了半開半合的樣子，既不顯得風大，又讓空氣有所流通。

微風透過窗吹拂在臉上，稍降了些許燥意，清醒了些，她就看到自己磨的墨，簡直一塌糊塗，把宋硯的幾本書都沾了墨點。

她看得出來，宋硯極為愛惜書本，頓時惶恐地跪在地上，磕頭請罪，「奴才該死，弄髒了殿下的書。」

宋硯看她臉色煞白，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，有些無奈，心中暗道，自己有這麼可怕嗎？

他將沾了墨的筆拿清水洗淨後掛在筆架上，時候不早了，太子該下朝了，他也得出門了。

走了幾步，發現趙嘉禾還跪在地上，出聲喊她，「不走嗎？」

趙嘉禾驚詫抬起頭，去哪？她心底疑惑，但還是麻溜地起身，顯然他沒有怪罪她的意思，便亦步亦趨跟在他身後。

她發現了，這個時候的宋硯脾氣溫和，有雅量，對待宮人也很寬容。

宋硯徑直出了寧康宮的殿門，趙嘉禾沒忍住，問道：「殿下，咱們這是要去哪兒？」

「馬場。」宋硯身姿清朗，步伐不疾不徐，一開口，面前就凝了一團霧氣，模糊不清面容。

馬……馬場？大冬天去馬場幹什麼？而且寧康宮在東面，馬場在西南方，兩地相隔大半個皇宮。

主子的命令莫敢不從，她只能跟著他走過大半個皇宮，來到了西南角的馬場。冬日馬場人跡罕至，只有一些負責馬匹的太監在馬場裡，他們看見宋硯過來，也只是象徵性的出來一兩個小太監，「奴才見過七皇子。」

趙嘉禾沒想到這些馬場裡的奴才也狗眼看人低，這福身禮也太敷衍了吧？膝蓋半彎，沒有碰到地面，手也抬得不夠標準，沒有放至眉間。

她很是忿忿不平，宋硯像是習慣般淡然地點點頭，也不需要奴才領路，自己就到了馬廄挑馬匹，看架勢像是對這裡很是熟悉。

馬廄裡鋪了一層厚厚的乾草，馬都整齊地站在欄裡，安靜地吃著草，有幾匹馬看到宋硯進去，甚至還親熱地碰了碰他的手，宋硯抬手撫摸了牠們的頭，很是親暱。趙嘉禾難得看到宋硯溫柔的樣子，他微彎眉眼，露出舒朗的笑來，溫柔地拿手摸了摸牠們。他親自拿草料餵了一些馬，等牠們吃得差不多了，從裡面挑了一匹棗紅色的馬，牽出馬廄。

這匹馬肌肉強健，全身的毛油光滑亮，顯然被打理得極好，看著像是一匹寶馬。她小時候村裡富貴人家家中有馬車，那些馬遠沒有這匹看上去神氣，村子裡的馬是矜貴的，她家裡就沒有馬，所以只遠遠瞧見過幾匹，如今一匹馬站在她面前，難免有些手癢。

宋硯看她站在馬廄外，眼睛裡閃著光，渴望地盯著馬，他挑了挑眉，溫聲道：「想騎？」

趙嘉禾猶豫了半晌，點點頭。

宋硯沉吟片刻，把韁繩放在她手中，叮囑道：「你牽一會兒，千萬別亂跑。」轉身就回了馬廄，挑了一會兒，牽出一匹小馬。

這匹小馬看著身形小了一圈不止，但是眼睛很是溫和，瞧著倒是溫馴，「達達達」地跟在宋硯身後。

宋硯將馬韁放到趙嘉禾的手中，緩緩道：「這匹馬生性溫順，很適合你這種剛學騎馬的人。今日我便教你騎馬，你可以先坐在馬上，我幫你牽著韁繩，慢慢地在馬場騎一會兒。等你適應了這個速度，便可以稍稍加快一些。」

趙嘉禾沒有料到宋硯居然真的要教她騎馬，簡直受寵若驚，結結巴巴的說：

「殿……殿下，您真的要教我騎馬嗎？」

她看了一眼面前的小紅馬，面含驚喜，試探著摸上了牠的頭。這匹小馬也很是乖巧的讓她撫摸，身後的尾巴也甩了甩，趙嘉禾雀躍道：「牠的尾巴動了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」她見過村裡的狗，見到主人都會高興地搖尾巴，這匹馬是不是也喜歡她？

宋硯沒回答，他把威風凜凜的棗紅色大馬牽住，趙嘉禾未曾騎過馬，也不知如何上馬，站在一旁手足無措。

宋硯無奈道：「你瞧我如何上馬，看一遍不知你可會？」說罷長腿一蹬，身姿俐落地上了馬，端的是落落風姿，甚是賞心悅目。

趙嘉禾滿是豔羨地看了一眼，試探地跨上馬，沒想到剛才還很溫馴的小馬忽然躁動起來，不停地用馬蹄刨土，趙嘉禾嚇壞了，一撒手，跌倒在地。

「嘶……」手掌處火辣辣的疼，趙嘉禾鼻尖酸酸的，壓下那股淚意。

剛才她還想著自己也能帥氣地上去，沒想到居然摔下來了，她預想得那樣好，可是現實卻狠狠打臉，如今狼狽地坐在地上……她面色羞窘，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，自己在他的襯托下更是顯得笨拙不已。

宋硯沒料到她就這樣摔下去了，看她手心全是血痕，小太監皮膚白皙，手也不知道怎麼長的，愣是比他小一圈，現在上面蹭破了皮，微微滲出血珠，瞧著有些可憐，於是他默默嚥下嘴裡的疑惑，算了，還是不要再打擊她了。

他坐在馬上，半彎著身子，牽住了小馬的韁繩，「起來吧，我幫你牽著牠，你上馬。」

趙嘉禾只得爬起身來，看了一眼手掌心，有些為難。沒想到兜頭甩下一塊帕子，月牙白的布料，角落裡繡著一朵墨蘭，整張帕子很是潔淨，冒著幽蘭的香味。

「包紮一下傷口吧，否則容易感染。」宋硯眉眼溫柔，恍若極為擔心她的傷勢。趙嘉禾神色複雜，低下頭掩蓋眼底的驚懼，宋硯似乎很是細緻溫柔，但是她卻無端感覺有股寒意往腦袋上冒，太過了，他不該是這樣的，按照前世的發展軌跡，這個時間距離他登基已不足一年，他如今在後宮舉步維艱，如何有問鼎之力？那他如今如此溫和，難道最近有什麼大事要發生？

她心底跳得極快，按照她的記憶，三日後便是皇后生辰，那時會大赦天下，宮中舉辦千秋宴為皇后賀壽。前世她已經進入東宮，皇后又是太子生母，所以對於此次千秋宴，她多少知道一些事。

千秋宴那天會發生一件大事——太子酒後失德，調戲了一位大臣之女，事後帝后震怒，太子為此閉門思過一個月，如今想來，這件事可能就是宋硯給太子設的一個局，讓太子在皇上面前失了臉面。

她本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，如今不得已入局，必定要想辦法自保，不論千秋宴上發生了什麼，只要安安靜靜待在宋硯身邊就可以了。

她拉回心思，重新試著上馬，因為前面已經有了一次經驗，而且宋硯牽住了韁繩，她這次很是安穩地上了馬。

宋硯在前面慢慢遛馬，趙嘉禾的馬也跟在後面，一前一後，步伐難得相似。

趙嘉禾漸漸也能把握好速度，緊緊攥著韁繩，讓馬自己信步走動。

宋硯瞧她可以自己待在馬上，就放開繩子，自己去一旁跑馬了。

她側頭看了一眼馬場中的宋硯，他的馬術極佳，好似與那匹馬融為一體，風馳電掣般的速度，月白色衣袖獵獵作響，未綰的黑髮在風中飛揚，一雙星眸閃著懾人的寒光，似是一隻凶狠的狼。

這才是真正的他，暗暗等待獵物的野獸，凶狠果決。